

“花見”，聆听刘嫒老师讲述：艺术家笔下的樱花时节

刘嫒老师，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员、美国神经生物学家、NIH神经所前国际办公室主任、文化搭桥人、美国史密森博物院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讲解员……

毋庸置疑，刘嫒老师应该是华府最资深的文化义工了，没有听过她讲座的华府人肯定不多。十几年来，在刘嫒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从东非古国埃塞俄比亚到《鸽子》的故乡古巴，从“爱书人的天堂”美国国会图书馆到“跨文化艺术之旅”，从清代后妃“凤舞紫禁”的绚烂服饰到日本画家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从她的外公、文史大家刘大白到三伏之夜寻古中原……一路走来，虽然脚步匆匆，但满眼风景，绝对不虚此行。

眼下正是华府最美的季节，樱花怒放，香气四溢。2022年3月26日晚，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澳洲，甚至新西兰的近千位朋友，伴着窗外遍地樱花的花香，聆听了刘嫒老师关于樱花和樱花节的故事：“花见”——艺术家笔下的樱花时节。讲座中，不仅解开了“美国国家樱花节”的来龙去脉，而且追溯溯源，找到了樱花文化的根基。此次讲座是由美国华盛顿地区同乡会联合会主办，美国史密森博物院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协办的。

大家一定会觉得，哇塞，本次讲座的题目太美了，“花见”，好有诗意呀！其实，这个名字不是中文，而是来自日文“花見”（Hanami），就是樱花节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日本人把樱花节称为“花见”呢，其中有着很多有趣的故事。

花见就是赏花的意思，可以翻译成为“樱花节”，而赏花的传统其实是源于中国。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的画作，以及诗词中领略无数，屡见不鲜。到了唐代中期，中国人传统的赏花习惯就飘洋过海传到了日本。日本的赏花始于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不过，最初的赏花不是赏樱，而是赏梅。我们在日本最早的古诗集《万叶集》中可以发现，其中有118首是咏梅的，只有42首是咏樱的。到了平安时代（公元794

年—1192年），日本赏花的传统慢慢从赏梅改为赏樱。在日本平安洪仁三年（公元812年），当时的天皇嵯峨（Saga）在京都神泉苑举办了日本首次赏樱饮酒宴会，开日本赏樱之先河。之后，日本便开始人工培植樱花，其中最著名的樱花圣地就是吉野山，即使是现在，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知名樱花树种中听到吉野的名字。之后，日本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幕府的将军们手里。到了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8），有一位武将名叫前田利长下令在江户周围遍植樱花，从此，“花见”活动由皇家进入幕府。

到了17世纪，“花见”逐渐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因为樱花开放的季节，恰好也是稻谷播种的季节，而作为稻谷之国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播种季节与土地神共饮同乐，期盼丰收的习俗，与“花见”活动的主旨非常吻合，因此流传至今，盛况空前。

那么，樱花与华府之间有哪些故事呢？首先要纠正一下，我们常说的“华府樱花节”其实正确的称呼应该叫做“华府国家樱花节”（A Little History of The Nation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in Washington DC）。这个节日每年会吸引上百万人前来观光游览，已经成为华府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樱花，要感谢好几位历史人物。首先是一位女性地理学家、作家和摄影家，名叫伊丽莎白·鲁哈玛·希德摩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1856年—1928年），当时她的弟弟在日本做外交官，她到日本看望弟弟，看到美丽的樱花便赞叹不已，并期盼这些美丽的樱花而已落户美国，便常年奔走呼吁，在华府种植樱花，但没有得到太多的相应。20年之后，一位居住在马里兰州 Chevy Chase 美国植物学家大卫·费柴尔德（David Fairchild，1869年—1954年）1906年在自己的后院种植了大概100株日本樱花。到了1909年，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特入主白宫，他的夫人海伦·赫伦·塔夫特（Hellen Herron Taft，1861年—1943年）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希德摩尔得知第一夫人的经历后，马上给她写信，希望得到她的支持，能把樱



伊丽莎白·鲁哈玛·希德摩尔
(Eliza Ruhamah Scidmore)

大卫·费柴尔德
(David Fairchild)

海伦·赫伦·塔夫特
(Hellen Herron Taft)

日裔化学家高峰让吉
(Takamine Jokichi)

花引进到美国来。她的建议得到了第一夫人毫不保留的支持。非常巧的是，就在第一夫人给希德摩尔回信的第二天，一位来自纽约的日裔化学家高峰让吉（Takamine Jokichi，1854年—1922年，荷尔蒙—“肾上腺素”的发现者）来华府访问，得知总统夫人对种植樱花兴趣盎然，便借助自己强大的人脉关系，马上联络日本东京市长，建议捐赠华府三千株樱花，作为两个首都友谊的象征。结果，双方一拍即合。另外，考虑到如果捐赠小树苗，要等若干年才会开花，所以他们捐赠的都是成年树。

面对从西雅图转运而来的三千株樱花树，美国农业部经过检查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病虫，为此，总统不得已下令将远道而来的樱花树全部销毁。幸运的是，在销毁的时候，悄悄留下了几十株，并在林业学家和相关人员的严密监护下，对树种进行观察与研究。日本人对此事深感遗憾，三年之后他们再次送来了六千株樱花树（大家现在在纽约看到的樱花树就来自这批树种），其中的3200棵树就被种植在了抄湖湖畔，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片花海。

一般情况下，樱花树的树龄在70-80年左右，但在华府专业团队的精心照料下，这些超过百岁的樱花树依然怒放，展现出勃勃生机。据我了解，为了保证华府的樱花树生生不息，常年不败，专业团队每年都会栽培新的树苗，以帮助它们传宗接代。

目前，除了华府的国家樱花节，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以樱花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像法国、印度、土耳其、巴西、中国、韩国、荷兰、西班牙等等，即使是在美国，超过一半的州都有樱花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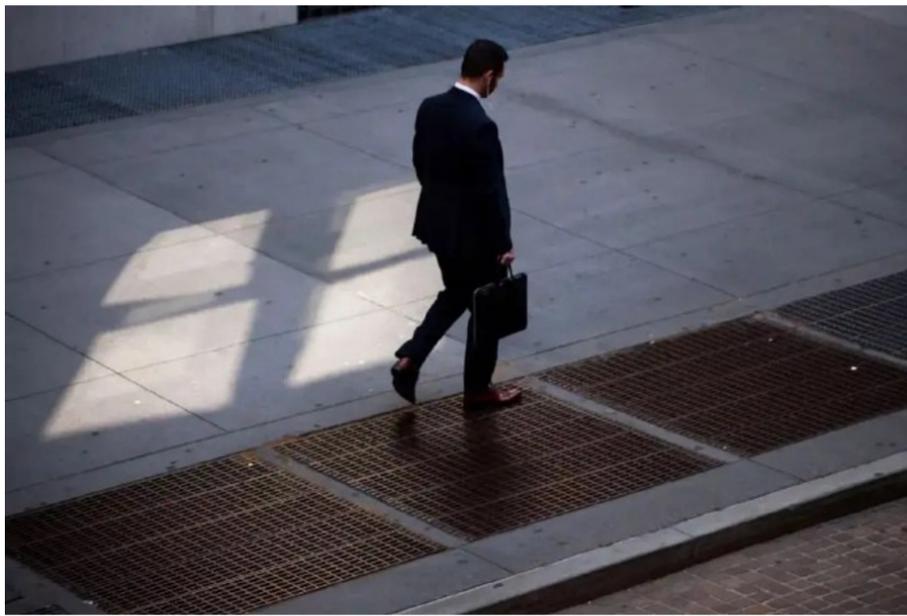
……

在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刘嫒老师还与大家分享了樱花的分类和大量来自美国史密森博物院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关于樱花的、难得一见的经典馆藏，令人大饱眼福，流连忘返。

了解有关樱花的更多故事，请欣赏本次讲座的精彩回放：<https://www.youtube.com/c/ccc00>

（华盛顿地区同乡会联合会供稿，撰稿：孙殿涛；摄影：乔楠，ZOOM及网络下载）

大厂裁员，转型当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大厂裁员的消息不绝于耳。曾经被认为是「淘金地」的互联网大厂开始「瘦身」。尽管很多人将此起彼伏的裁员看成是正常的人员优化，但是，如此大规模的裁员，让我们不得不和以往风光无限的彼时做对比。简单地将大厂裁员归结为大环境的不好，多少是有些简单和武断的，深入分析裁员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或许才能找到大厂裁员的真相。

提及大厂，我们经常会将它与腾讯、百度、阿里、京东、美团等耳熟能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这些大厂都是经过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洗礼之后，成长壮大起来的。不可否认，每一个大厂都是一个细分领域的佼佼者，每一个大厂都代表着属于这个行业的最高水平。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大厂本身的发展，始终都绕不开属于互联网的深深的痕迹——资本和流量的举足轻重，规模和效率的过度依赖……这些要素成就了

大厂们的「大」，同时，它们同样无可幸免地将大厂带入了死胡同里。

裁员，正是这一现象的直接体现。笔者以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厂裁员，更多地反映出来的是，互联网玩家的一次回吐与重塑。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远去，同样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才是我们应当看到的大厂裁员背后的内在逻辑。

大厂的面孔是不同的。但是，大厂们发展起来的内在逻辑却是相同的。每一个大厂的成长和壮大都或多或少地与资本和流量有着些许的联系，每一个大厂的「面目」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平台和中心的痕迹。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同样是让大厂陷入今天困境的内在原因所在。

没错，曾经的大厂，的确确实是年轻人的「淘金地」。但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大厂的使然，同样是那个时代的注脚。当时代的风向已变，特别是当大厂们的发展导向转

变，曾经的「淘金地」，同样会变成「伤心地」。

没错，现在的风向就在改变。曾经的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横向上的拓展不再被推崇，纵向上的掘深开始被追捧。同横向的拓展需要庞大的人工建构起强大的规模优势不同，纵向上的做深做实更加需要的是科技的力量，深度的协同。

这并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同样还反映在动作上。无论是腾讯在产业互联网上的深度布局，抑或是拼多多在农业上的深度加持，我们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大厂们开始抛弃传统意义上的规模和效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而选择「深挖洞，广积粮」的发展模式。

于是，人员优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同外界仅仅只是将大厂裁员看出是互联网的败退不同，我更加愿意这场深度而又全面的人员优化看出是一次全新的启航，一次深度的调整，一次由内而外的脱胎换骨。它告诉我们，互联网玩家不再追求简单意义上的名分，而是更加关注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投入，实实在在的改变，实实在在的深度调整。所以，透过大厂裁员，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互联网玩家开始摒弃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转而追求更加集约型的发展模式。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一个时期，将会是一个互联网玩家们开启新发展的时期。未来的一个时期，真正考验互联网玩家们的是不再是规模上的盲目强大，而是更多地关注深度和精细。这不得不说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业已进入到全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有了这样一个阶段的调整之后，现在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大厂们或许依然存在，或许早已换了模样。但，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只有经过这样的发展之后，时代才能进步，行业才能进步，社会才能发展。按照笔者的理解，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的洗礼之后，我们或许将不再看到今天我们司空见惯的大厂，但是，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新

产业的崛起。

同如今各自为战，各自独立的形态不同，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互联网大厂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随之出现的将不再是以中心和平台为主导的经济形态，而是以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未来，每一个产业将会有属于这个产业的头部企业，它们的数量将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大厂们的数量多得多，它们所带来的改变将比现在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改变多得多。

那个时候，互联网玩家将不再是一个流量的聚集地，不再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中心，而是变成了贯穿于行业发展始终，存在于行业每一个角落的，属于「基础设施」的存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仅仅只是延续以往的人才模式，仅仅只是延续以往的人才策略必然是不行的，于是，裁员和优化便成为了一种顺势而为。

当大厂裁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将大厂裁员与互联网时代的落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多地认为，大厂裁员更多地折射出来的是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启。有了这样一个阶段的调整之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才能告别以规模和效率，以对立和封闭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回归实体，回归产业，真正找到虚实结合的方式和方法。

大厂裁员，转型当道。在这样一场变革里，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的是，互联网玩家们转型和升级；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的是，数实融合的崛起和兴盛；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的是，虚实融合的深入与全面。

大厂裁员，转型当道。这不得不说是个晴雨表。它经历的是一场阵痛，但，这场阵痛却是无可幸免的。它既是对过往的一种诀别，又是对未来的一次集结。

大厂裁员，转型当道。轰轰烈烈的互联网时代正在追随着历史的车轮越走越远，而我们分明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的出现，它稳重而坚实，它有力而又充满着希望。